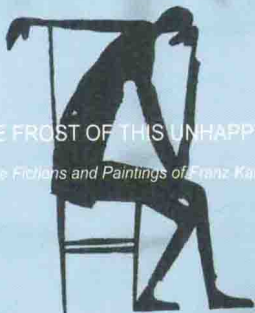


在这不幸时代的严寒里
卡夫卡的小说与画作

FRANZ

IN THE FROST OF THIS UNHAPPY AGE

The Fictions and Paintings of Franz Kafka



KAFKA

[奥地利] 弗兰茨·卡夫卡 著

刘慧仪等 译

F R A N Z

在这不幸时代的严寒里

卡夫卡的小说与画作

K A F K A

[奥地利] 弗兰茨·卡夫卡 著

刘慧仪 等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这不幸时代的严寒里：卡夫卡的小说与画作 /
(奥) 卡夫卡著；刘慧仪等译.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99-7854-3

I. ①在… II. ①卡… ②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5384 号

书 名 在这不幸时代的严寒里：卡夫卡的小说与画作

著 者 (奥地利) 弗兰茨·卡夫卡

译 者 刘慧仪 等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聂 斌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13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854-3

定 价 3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001 突然外出散步
房顶上不穿裤子散步的人

004 在剧院顶层楼座
马背上的职业骑手
女人头和马腿(仿达·芬奇)

008 在法律的大门前
两个等待的人

046 司炉
拄拐杖的男人
“舞者艾德瓦多娃……和两个小提琴演奏者在电车上”
母亲与我
蛇女士

012 铁桶骑士
“请愿者和高贵的施主”

017 同醉汉的谈话
野蛮的酒徒

024 判决
行走的人 河与树中间的软桥
多拉·迪亚芒特
“奥特拉的早餐”
亚伯拉罕献祭儿子以撒
一座那样的桥

089 在流放地
“说说我的工作”
“紧捂着”

132 致科学院的报告
桌前受虐的男人，有观众
杂技演员
“日本杂耍艺人”
击剑者
站在立镜前面的男人

151 中国长城建造时
头伏在桌上的男人
思想者
奔跑的人
三个奔跑的人
抗议游行

174 乡村医生
用手脚走路的人
低头坐着的男人
马车

187 饥饿艺术家
牢笼中的男人
卢采恩：疗养院娱乐场里的赌桌
神话动物中间的人
没有食欲

206 猎人格拉古
钟楼，大概是在奥斯泰诺
甘德利亚的教堂和房屋 圣·玛格丽特的喷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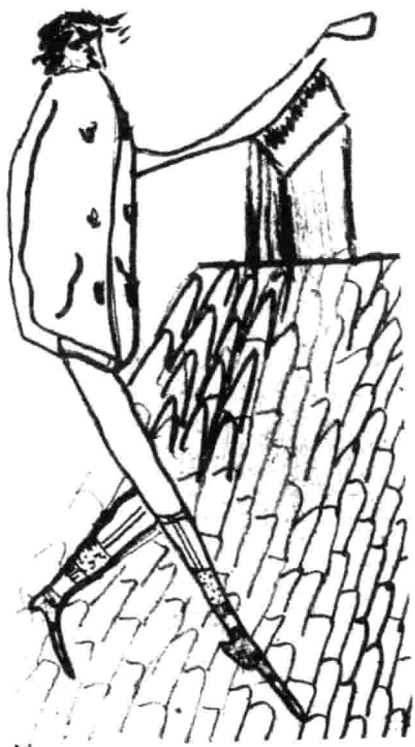
216 地洞
歌德的“星边园中屋”
“我的生活”
在达特拉别墅的居住情况
一个穿黑色西服的闷闷不乐的男人
桌边的男人，女房东在墙后



突然外出散步

当你已下定决心晚上呆在家中，穿上家居服，在晚饭后坐在书桌前，点上一盏灯，打算在睡前做点儿活计，或者玩一会儿游戏；当外面的天气不佳，你呆在家里变得理所应当；当你已经在餐桌前安静地坐了很久，倘若突然离开，势必会使其他人感到惊讶；或是，当楼道里灯管昏暗，前门已经上锁，而你却不顾这些，突然变得不安，换了外衣，急匆匆地穿上外出的衣服，三言两语地跟家人告别，解释说你现在必须出门，然后就真的走出屋去，迅速将公寓的门或轻或重地带上门，这轻重取决于你想要抛下的那些不愉快的程度；当你意识到自己已经又一次站在大街上，四肢百骸都舒展放松，呼应着你为它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自由；当这

你自己却变成了一个实体，一个线条分明的真实存在，你会拍着大腿，大步向前，走出属于你自己的真正的高度。



◎房顶上不穿裤子散步的人◎

一果断的举动，使你感到全身都凝聚着这种做出果断抉择的潜能；当你更加明显地意识到，你的力量变得更强大了，能够毫不费力地应对这种迅速的改变；当你用这种心情，大步走在街上——那么，今晚你已经完全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家庭淡化成了一种虚体。同时，你自己却变成了一个实体，一个线条分明的真实存在，你就会拍着大腿，大步向前，走出属于你自己的真正的高度。

如果，在这夜深时分，你去造访一个朋友，看看他近况如何，上述这一切感受就又会放大加深了。

刘慧仪 译

在剧院顶层楼座

如果，某位意志薄弱且身患结核顽疾的马戏团女演员，在冷酷无情的演出司仪的鞭驱下，骑着一匹摇摇晃晃的马，于一群不知疲倦的观众面前，绕着马戏表演场疾驰，在马背上时而腾空翻转，时而飞吻，时而扭腰……月月如此，从无停顿；如果，这样的表演在管弦乐队与通风机交织不断的喧闹声中，伴随起起落落的“掌声”——其实，不过是蒸汽锤的声音——步入越来越窄、越来越灰暗的未来，或许这时会有一位坐在剧院顶层楼座的年轻观众从长长的楼梯上飞奔下来，越过每一级台阶，冲入马戏表演场，大喊：“停下！”——他的喊声将穿透伴奏乐队那嘹亮的号角声。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真实的情况是，一位漂亮的女士，穿着红白相间的华服，从骄傲自得的身着号衣的勤务员们在她面前

拉开的帷幕中间飞身而出。此刻，演出总导演正全神贯注地搜寻她的眼睛，连呼吸也向着她出场的方向，表现得像一个时刻待命的仆从。当她登场后，他小心翼翼地将她扶上灰斑白马，仿佛她是他最为珍爱的孙女，当她要开始一段危险的表演时，他竟下不了扬鞭策马的决心。终于，他克制住自己的情感，“啪”的甩响了一鞭，接着张大嘴巴紧跟在马的右侧，用敏锐的目光追随她的每一次跳跃。他几乎没办法理解她那娴熟的技巧，试图用英语大声提醒她要当心，同时怒不可遏地训斥手持大铁圈的马夫们务必心无旁骛。在她即将表演那压轴的惊世一跃前，他高举双臂，请求管弦乐队暂停演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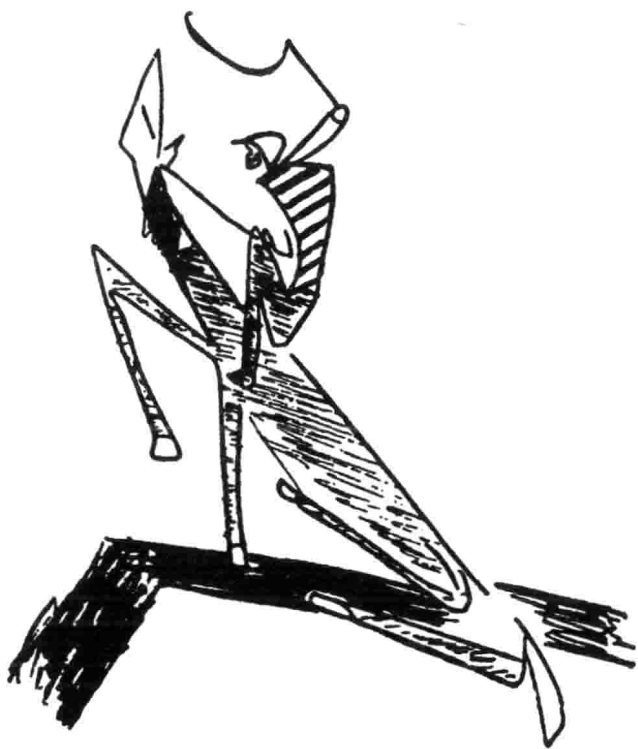
表演结束，他把这位娇小的女演员从颤抖的马背上扶下来，亲吻她的双颊，觉得观众的回应并不足以匹配她的完美演出。而她，身子微微向他倾斜，高高地踮起脚尖，双臂伸展，头向后仰，想与全体马戏团成员分享她的喜悦，空气中的灰尘在她身边飘散下来。——因为真实的情况是这样，所以那位坐在剧院顶层楼座的观众将脸靠在栏杆上，沉浸在女演员退场时的进行曲中，犹如坠入一场沉重的梦，不知不觉地哭了。

梁学明 译



◎女人头和马腿（仿达·芬奇）◎

某位意志薄弱且身患结核顽疾的马戏团女演员



◎马背上的职业骑手◎

在冷酷无情的演出司仪的鞭驱下，骑着一匹摇摇晃晃的马，于一群不知疲倦的观众面前，绕着马戏表演场疾驰，在马背上时而腾空翻转，时而飞吻，时而扭腰……

在法律的大门前

在法律的大门前，坐着一个守卫。一天，来了一个乡下男人，请求进入这扇大门。但是守卫不让他进去。男人想了想，问道：“过些时候能否进去？”守卫回答说：“不排除这个可能，但是现在肯定是不行的。”此时，大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守卫走了进去。男人伸长脖子，试图透过大门看一看门内的世界。看到这一幕，守卫笑了，说道：“如果它真的这么吸引你，你倒是越过我冲进去呀。但是请记住，我可是力大无穷。再说了，我只是一个最底层的守卫，里面的每一道门前都站着守卫呢，他们可是一个比一个强悍。就说第三道门前的那个守卫吧，连我都不敢瞥他一眼。”男人未曾预料到自己会碰到这样的难题，他以为法律的大门是面

向所有人敞开的。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守卫，发现他穿着皮毛大衣，长着尖尖的大鼻子，留着又稀疏又黑的鞑鞑式长胡子。最后，男人决定再等一等，等到他被允许进去为止。守卫拿来一个小凳，让他坐在大门旁边。

就这样，男人等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这期间，他多次尝试进到大门里去。他不断地恳求守卫，直到守卫被他缠得筋疲力尽为止。有时候，守卫也简短地跟他聊两句，例如问他家乡在哪里。但是这些问题都无关紧要，属于那种善意的寒暄。聊到最后，守卫仍然会提醒他不能让他进去。男人此行带了很多行李，为了贿赂守卫，他用完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守卫收下了男人的东西，却大言不惭地说：“我收下你的东西，是为了让你不至于一事无成。”年复一年，男人未曾停止过观察守卫，他已经忘记了其他守卫的存在。对他来说，这个守卫就是他进入大门的唯一障碍。在最初的几年里，男人曾破口大骂，感叹自己生不逢时，然而随着年龄渐长，他只剩下喃喃自语的力气了。他变得越来越幼稚。在经年累月的等待和观察中，他竟然和守卫毛领上的跳蚤变得熟识起来，他甚至请求跳蚤帮他在守卫面前说说好话。渐渐地，男人的视力越来越弱，他分不清楚四周是真的一片漆黑，还是他的

眼睛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在漆黑之中，他始终能看到从法律的大门里射出的一道耀眼光线。现在，男人所剩的时日不多了。临死之前，他在脑海中回忆了一遍自己的经历，他想到了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还没有问过那个守卫。于是他向守卫挥手，示意他过来，因为他已经身体僵硬，站不起来。时间已经无情地改变了现实，男人已经不再高大。守卫弯下腰，问道：“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你还真是不容易满足。”男人说：“人人都想知道法律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除了我没有别人要求进入法律的大门？”眼见男人已经奄奄一息，为了触动他那已经退化的听觉神经，守卫吼叫着回答道：“其他人不能从这里进入，这扇门只为你而开。现在，我要关门了。”

赵娴 译

在经年累月的等待和观察中，他竟然和守卫毛领上的跳蚤变得熟识起来，他甚至请求跳蚤帮他在守卫面前说说好话。



◎两个等待的人◎